劉氏鴻書

第六十三卷

官職部三

布政　參政　轉運

徐奇　十二丈　福星往

考中上　民力竭

刺史　郡守　別駕

王尊　任子　任州

不可假人　吾不辨此　況鍾

眞酸子　清如水

縣令

遽擅大名　今古正人　以孝理天下

曰善　鐵舡渡海　斬蛇

氏之父母

將軍　土官　錦衣　士師　巡檢吏

故將軍　聽命天子　袁彬

刖足　弼弼　何等狂夫

曹儞兒

出使

班超　生入玉門　郭淮

第一人　南朔峭漢　徒亂人意

卷六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六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

太史湯賓尹　閱

官職部三

布政　叅政　轉運

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進香至京師載嶺南土物將遺諸大臣及侍從之任事者有得奇所列單目以進上閱之明日早御西角門翰林諸臣奏事退特名臣楊士奇還令赴西角門樓中官賚奇單目示之而後至榻前問曰何獨無爾名對曰奇前爲都給事中與翰林六科官皆鄰居相往來於臣亦然今單目無臣姓名者盖奇

初赴廣東衆作詩文贈之而臣以病未作土物之饋蓋
荅詩文耳上曰爾時不病亦賦詩否對曰必賦則今單
目亦必有名上曰其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在下未聞
大臣有受外臣饋贈者此亦奇不能卓立任已意而爲
之也然終未知受否且臣觀單內土物不過藤枕藤簟
合香丸之類皆微物無重貨必無他意上曰汝言是郎
取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問上後諭臣曰爲臣當
戒私交爲士當務清謹臣叩首曰謹遵聖訓 孫樹袁譚
范文正公爲叅政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
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謂公曰十二丈則是一筆勾

馬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言行錄

哲宗每念東國困於役寘吳居厚以鮮於侁爲京東轉運使司馬光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齊魯之區彫弊已甚須侁爲福星以救之耳比行曰福星往矣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然四朝國史

唐貞觀二年以盧承慶爲司刑太常伯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

考中上 綱鑑大成

昔王文正公當國薛簡肅爲江淮發運入辭公無他語
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爲江西轉運入辭公但云
朝廷權利至矣兩公之惠民如此 史綱

刺史 郡守 別駕

漢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卭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
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棄官去後王尊爲刺史至其坂問
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耶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
王尊爲忠臣 漢雋

任延爲九眞太守俗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遣書

屬縣各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者二十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産子者始知種性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名宰錄）

殷仲堪遊於江濵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門前溝忽起爲岸其夕有通名自稱徐伯玄感君之惠仲堪因問門前之岸何祥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任州言終而没後果爲荆州刺史（本傳）

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謝混爲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内事付孟昶遣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密白裕曰

晉命已移公勲高位重豈得遂爲守藩之將邪劉孟與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膂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何由可得今但荅以此事旣大非可懸論須俟入朝共畫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爲侍中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解兗州以諸葛長民鎭丹徒劉道憐戍石頭

綱目

高宗時蠻羣聚爲寇討之輙不利乃以徐敬業爲刺史

發卒郊迎敬業放令還單騎至府賊問新刺史至皆經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他事已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見船中無所有乃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内使告云國家知君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去者爲賊唯名其魁帥責以早降之意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内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略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英公旣凴高宗思平遼勳令制其塚像高麗中三山猶漢霍去病之祁連云後孫敬業兵起武后令掘平之大霧三日不解乃止焉唐書

蘇州郡守況公鍾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役禮部司僚每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問詢于公以荅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爲儀制主事仁宗賓天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一人迎駕衆皆憚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曰是固非我不可餔馬馳七晝夜至南京駕發公紗帽直領鞵鞋步扶版轎行千里不辭其勞宣宗憐之勑令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促織

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䕃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其他經過內宦尤横會知府鉄楊文貞以公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請賜勑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母字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一勢閹於驛拜下不荅斂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旣乃就坐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押其後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况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爲設食而止然况公爲政牜尚嚴峻故時有以輕

罪而杖死者御史某巡按在蘇況適過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轎徑去人乃銜之競以爲謗故久抑遏不遷至今風俗淳厚則皆其變之也至於減三分糧當一代軍則又其惠澤之不朽者耳談

蔣司空公瑤爲楊州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斂以爲媚悅自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公曰莫如楊州知府上乃呼而

屬之公歸括女衣幷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視之曰汝眞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值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卒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嘉之

趙軌隋文時爲齊州別駕時年饑鄰有桑椹落其第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爾等宜以爲戒後詔入朝父老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天中記

縣令

渭南尉劉廷祐弱冠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邇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涉世雄談

唐李杲爲洛陽令嚴毅公正縣務清簡有進士劉兼過其境外聞戶外相語聲曰李令今古正人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可於他邑求血食也兼啓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乃邑之妖神也兼遂書贊一首於村邸之壁云莅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後明皇旌其能賜金百兩及章服焉唐史

唐寶曆閒鄠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梃亂捶發氣絶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

宜深念上乃憫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宄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綱目

哲宗朝吏部言縣令罷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課績以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謹匪懈爲四善以訟獄無倦科不擾賦均平爲治事之最屏除奸盜賑䘏窮困爲撫養之最分三等級六事爲上五事爲中餘爲下 九朝通略

閻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爲仙遊令及受代有一吏酣醉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

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

時醉吏爲庫吏盗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判之尾曰

竊銅鏇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錘因

决杖徒之未幾移治福清召爲御史中丞九國志

陳祖洪武中以明經薦授新繁縣丞道遇一嫗哭甚哀

問之嫗曰夫子俱喪止遺幼孫昨爲大蛇所吞祖令具

狀移牒城隍限日引蛇赴公庭至期果有羣蛇集廳下

祖諭曰無與者退得罪者償命獨一大蛇伏不去卽以

劍揮地蛇乃就殞其首民以爲異政立祠祀之本誌

宣德中慈谿一新知縣因此縣刁風視事之日進里長

老人而謂曰汝等知得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令否意欲潛消此風老人桂姓者對曰此間生員多讀詩經恭等只聞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知縣默然說海

將軍　土官　錦衣　士師　巡檢　吏

漢李廣廢居數歲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灞陵亭灞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廣以爲怨後爲將召而殺之漢書

洪武七年西南諸蠻夷來朝貢者多因元官授之各令世襲稍與約束定糧差附輯諸蠻聽命天子其首領屬

官選除　大明會典

英廟北狩特袁錦衣彬勞力特著世皆知之又有沙狐狸亦衛士在侍嘗以之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皇帝飲食稱爲御膳也先嚙指稱美以我中華君臣雖在蒙塵其禮猶如此耳乃與之六羊令自致行在蓋又以測沙之强弱智愚沙即裂其衣聯葦爲長條二各縶三羊担著兩肩而行也先已異之復令人覘沙行數里始至上前扣頭復命置羊復出數里外取水返又出數里取薪蕘每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益奇之名問其姓名及有無事任沙告之又問汝

邂逅至此耶亦故隨駕者耶沙曰偶隨來耳又問中國
如汝比者幾沙曰十萬勝我者若干更勝而至精者復
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汝等輩來迎駕耶沙曰先
是往征東南某國未旋耳回卽來此矣也先聞頗心動
及駕旋沙不及從留虜中虜授以士卒爲頭目寖用事
權力已雄納婦生子爲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部曲
至朶顏三衛市馬如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其
子因密詔之令輸情於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遂歸明年
朝廷多益兵衛之歸其子以聞上允且深憫之如期果
至見我兵及其子已喻意徑揮其屬幡然南嚮暨其胡

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且甚富至京師入見上上疑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上下莫有識之者不敢決沙曰是固有證先帝頃嘗賜民一繡囊且曰此朋孃孃手製也今囊固在乞進孃孃驗之所司取以進大皇太后覽之曰此真老爺爺物也上乃授以其衛千戶賜宅一區　名臣錄

季羔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亂季羔逃刖者守門謂羔曰彼有竇有室乃入焉既罷羔問曰吾親刖子之足而子逃我何也刖者曰曩者君理人以法令先君後臣欲臣之免臣知之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

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思仁恕則樹德加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家語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其侯賛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談賓

上一日燕坐有二人突入見上遂言曰殿下尚安坐此何不速起去上問何人曰殿下將應天順人乃安坐乎

上曰何等狂夫妄言二人曰今布按二司已上奏言不半月朝廷來覓殿下矣尚不省耶臣爲李亨布政司吏臣爲李友直按察司吏也奏章在此出諸懷中以進上怒呼左右逐去二人曰逐我出門亦死不出門亦死臣尚出耶乃留之 永樂實錄

太倉州吏顧某凡迎送官府主城外賣餠江某家後餠家被仇嗾盜攀染下獄顧集衆訴其寃得釋江有女年十七矣卜日送至顧所曰感公活命之恩貧無以報願將弱息爲公箕箒妾顧留之月餘使妻具禮送歸父母詢之女獨處一室顧未嘗近也父又攜女而往顧復卻

還後餅家益窘鬻女於商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擬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侍郎他適顧偶坐前堂檻上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而名之旋跪庭中不敢仰視夫人曰起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識我否顧莫知所以乃謂曰身即賣餅兒也賴某商以女畜之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毫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今天幸相逢當爲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盍揚之竟上其事孝宗稱歎命查何部缺官遂除禮部主事說聽增記

出使

漢班超爲將軍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别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闐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毁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䘏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太平御覽

漢班超上和帝疏云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

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或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漢書

郭淮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祚而稽留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

同慶而鄉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敎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令臣遭唐虞之世當免防風氏之誅帝悅之擢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 魏志

李揆爲盧杞所惡用入蕃會盟使揆辭以老恐死道路不能達明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達朝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則異日年少於揆者不敢辭揆遂行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唐書

姚戭回云自來奉使北朝禮遇之厚無如王拱辰預釣魚放鵰之會皇帝親御琵琶以侑酒時館伴相得甚歡

拱辰謂曰南朝崤漢推吾異日館伴回爲上道此語上曰拱辰荅問似此語言極多其才器不在人下然識量不足難于遠到吾見奉使之人惟富弼不可量也因問南朝如卿人才有幾弼曰臣斗筲之器不足道也本朝人才勝如臣者車載斗量不可數計察斯人大未可量也談苑

富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皆不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

受賞乎 粜目

求施師點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將主命師點退位屹立請至數四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請及金使至閤門館伴云師點令居何官館伴于班中指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 山堂肆考

陳內翰元宗使高麗大振風采方物侍妓一無所納國人無以狎之因請造其殿記公不允君臣懇禮數四乃為握筦夷王燕謝獻紫金瓶一枚公拂去王強之公便索文欲毀裂王乃收瓶謹謝焉歸朝或謂公既已為文

受瓶可也公言造文潤筆固亦有名天朝儒臣爲彼殿記體勢重矣受瓶則是有價且吾行爲賣文耶寧可忽諸九朝野記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十四年英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耶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上上曰吳某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爲時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理諭也先曰爾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

受其賜爾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也先先設五拜稽顙復
進膳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
載其妹爲英廟配問於官童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爲胡
婿邪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詒之曰爾妹朕固
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
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曰留候他日爲爾妹從嫁當
併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英廟復辟二年有哈嗒者來
朝英廟在虜時舊隷也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
邪曩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來被
石彪殺其從而納其妹矣英廟叱曰豈有此事復戒曰

此言止三人知敢泄者磔之彪之反狀既明而英廟疑之亦有在矣　滴露漫抄

劉氏

第六十四卷

官職部四

休致

卷六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六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官職部四

休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徵爲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與受遂上疏乞骸骨歸故鄉賜黃金七十斤車馬送者數百輛觀者皆相謂曰賢哉二大夫歸鄉里與族人故舊相娛樂或勸買田宅對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夫富者衆之怨也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漢書

進士張彖授華陰尉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張生有吏道勤於政每甲舉一事則太守令尹抑而不從張生曰大丈夫有凌霄蓋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歸遯於嵩山天寶遺事

齊主演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否晞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庭非行戮之所也齊主改容謝之欲以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北齊書

唐裴度字中立聞喜人東都留守因閹豎擅威力請罷治第集賢里日與白居易劉禹錫文酒相歡不問戸外事毋使臣自洛來上必問度安否臨卒謂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唐年小録

杜祁公退居于家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祁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耳楮記室

哲宗時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安餞於玉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宋史筆斷

恩封　世官

高帝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决帝在洛陽南宫望見諸將坐沙中偶語帝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耳帝曰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封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帝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御史等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侯吾屬無患矣通鑑

開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時有諷錢拒其命者錢笑曰吾豈失爲一孫仲謀耶遂殺之改其鄉臨安縣爲錦衣軍是年省塋壟延故老旌鉞鼓吹

振耀山谷自昔游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
官爵者舊貿鹽肩擔亦裁錦韜之一隣媼九十餘携壺
漿相迎於道鏐下車亟拜媼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
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沈於了
溪此媼酷留之遂字焉爲牛酒大陳以飲鄉人别張蜀
錦爲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巳上金樽百歲巳上
玉樽時黄髪飲玉者尚不減十餘人鏐起執爵於席自
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郎還鄉兮掛錦衣吳越一王駟
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
相隨家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天無欺時父老雖聞

歌進酒都不知曉鉁亦覺其歡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吳哇唱山歌以見意詞曰爾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常在我儂心子裡歌闋合聲賡贊叫笑振席觀感閭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湘山野錄

弘治二年六月南京吏部尚書王與奏言先年兵部尚書余子俊蔭其侄寰吏部左侍郎翟恭蔭其姪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瓚蔭其姪宸右副都御史孫仁蔭其姪玹今臣例當蔭子然長子沂叨中進士次子洛年幼學淺惟姪廩膳生澄粗已成材乞送監讀書從之七年十一月南京工部致仕尚書胡拱辰乞恩以子孟陽入

監寄名仍許侍養待終身之日復監肄業從之十年十二月都察院右都御史黃紱子桓乞恩補廕從之先是南京刑部尚書周瑄兵部尚書原傑俱有子入監夭歿以其孫周伊原應韶補桓兄杞在歷未及選用而死比二人例遂得入監 文獻通考

漢桓帝名志章帝曾孫河間王子梁冀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女七人稱君男三人尚主卿將尹校五十七人貴寵跋扈帝呼中常侍單超等誅之收冀錢貨斤賣合三十餘萬萬減天下租稅之半 名山藏

謝莊子朏朏子瀹瀹子覽覽孫溫六代五人皆爲吏部

尚書 梁書

宋慶曆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審刑官祠部侍廷中中男中甲科次男虞弟諮一牓皆擢第季弟許得同出身每唱一名卽稱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以問近臣對以皆子弟也仁宗嘉之 澠水燕談

宋呂公弼字寶臣夷簡子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自寶元慶曆以來民疲餽餉公弼治通御河航粟實塞下冶鐵以助經費移近邊屯兵就食京東增城卒給板築蠲冗賦及民逋數百萬仁宗知名識於殿柱擢龍圖閣直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

英宗時公以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乃諫曰諫官御史爲陛下耳目執政則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會王安石立新法公弼數言宜務安靜且將劾之從孫嘉問私其藁以示安石先白之帝不樂遂罷爲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後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以疾求解爲西太一公使薨贈太尉謚惠穆 宋史直筆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凡三十四人公六人曰李善長 韓國 徐達 魏國 常茂 鄭國 李文忠 曹國 馮勝 宋國 鄧愈 衛國 侯二十八人曰湯和 中山 唐勝宗 延安 陸仲亨 吉安

周德興江夏 華雲龍淮安 顧時濟寧 耿炳文長興 陳德臨淮 郭子興鞏昌 王志原六安 鄭遇春滎陽 費聚平凉 吳良江陰 吳貞靖海 趙庸南雄 廖永忠德慶 俞通源南安 華高廣德 楊璟滎陽 康鐸蘄春 朱亮祖永嘉 傅友德潁川 胡美豫章 韓政東平 黃彬宜春 曹良臣宣寧 梅思祖汝南 陸聚河南 先是受封而已沒者六人曰馮國用郢國公 常遇春鄂國公 耿君用長興侯 廖永安鄖國公 俞通海虢國公 沐英西平侯 及後十七年又定功臣次第與前稍異功高望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長興侯

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專簿書而聽指示者
一人韓國公李善長以義氣而封者三人營陽侯鄭遇
春六安侯王志原平凉侯費聚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
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江夏侯周
德興鞏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山侯
李新南安侯俞通源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龍靖海侯
吳貞東勝侯汪興祖普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舳艫侯
朱壽德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
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建功者十五人
曰潁國公傅友德凉國公藍玉靖寧侯葉升全寧侯張

温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景川侯曹震懷遠侯曹興雄武侯周武安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成侯又作成侯薛顯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永嘉侯朱亮祖因武功而封者四人曰開國公常昇靳春侯康鐸金寧侯孫恪曰已功又作陳幹西涼侯濮璵持兵負困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曰東平侯韓政宣寧侯曹良榮陽侯楊璟河南侯陸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又作均侯共五十七人後於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肅清逆黨至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上口詔幾四千言其始已前代君臣相負者可爲

哀傷憤恨因推開國元勳之名起於湯武之後非因推讓而有故堯舜禹無之次迷受命之由輔王之功至於偃華髮之兵奠安鬼神妥天民於大地以至武則摧堅執順卧雪眠霜衽金革而亦若中山開平等文則剸繁治劇無缺公用輯和將士無有怨嗟若李韓公前後封以五等而善長心謀不軌黨比胡陳其第李四告變善長不言既伏其族誅之罪至二十三年京民爲逆儻其伴以半遷之外化善長復[illegible][illegible]其黨數人於是始正其辟而備述前後功臣爲逆之事以見非不能保全功臣而害舊人也自洪武十三年四月前後胡黨事覺內有

謀逆不仁者濟寧侯顧時等一十四人亂宮者豫章侯
吳美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臨江侯陳德平涼
侯費聚小淮安侯華中六安侯王志原營陽侯楊璟永
嘉侯朱亮祖汝南侯梅思祖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
宣德侯金朝興韓國公李善長豫章侯吳美都督五人
毛驤於顯陳方亮耿忠於琥 野記

太宗靖內難於時死節之臣湛沒於天下多矣其章章
著者後人哀其姓名曰革除遺事一首罹禍及陣亡之
臣凡十九人曰齊泰黃子澄方孝孺俞逢辰謝貴張昺
葛誠宋忠馬宣朱鑑魯濬彭聚孫泰耿炳文俞通淵瞿

能莊得楚智鄭華一開變自盡之臣凡十五人曰黄觀
王叔英周是修顔伯瑋廖昇王良曾鳳韶魏公冕鄒公
瑾高巍王艮錢芹黄鉞王省劉政一在朝之臣罹禍者
凡二十有三人曰陳廸練安侯泰郭任盧廻暴昭毛太
黄魁胡子昭卓敬黄大芳胡閏戴德彞盧原質廖鏞宋
徵陳繼之韓永高翔董庸王度巨敬甘霖一在外之臣
與官爵不可攷而但罹禍者二十人曰鉄鉉王彬崇剛
陳暉馬溥陳彦回林嘉猷鄭公智程本立葉惠仲姚善
鄭恕程通陳思賢盧振謝昇周璿黄彦清高不危牛景
先一中外士臣獲有而後死者九十八人曰董倫張紘

徐輝祖李堅景清龔泰陳性善平安樓璉劉真何福梅
殷王璡周璡周縉劉亨高賢寧徐宗實王稌一華除中
見用之臣不及於難者七人曰沐春王紳高遜志唐愚
士劉現宋惲魏澤一華除中見用之臣及宦官後被斥
於永樂者六人曰王鈍薛嵓張顯宗劉有年徐安沐敬
其內外臣士宦官有所關係而見用於永樂者共二十
二人曰李景隆姚廣孝鄭賜黃福尹昌隆茹瑺胡顯楊
文宋成徐凱吳高吳傑袁宇郁新李德成羅義陳瑛李
友直胡廣李貫歐陽謙吳亮於戲行實之詳具於本傳
讀者當自得之矣 華除遺事

宋眞宗日畢士安餝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王旦等日士安官至輔相而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鈌眞不負陛下所知矣帝感嘆賜白金五千謚文簡呂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質人帝亦出內庫錢贖還之端長子蕃言負責甚多別賜內庫金帛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爲掌僦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且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經濟類編

閹人 佞倖

內官成周爲寺人秦始皇初立中車府置令以總群閹魏文帝更中車府爲嚴中監北齊高洋置典御卽隋之

奉御令爲長隨隋更殿中監爲內侍省以監爲太監如置少監監丞洪武二十八年領皇明祖訓定制十一監四門二司六局幷東宮六局王府一司公主府一司設官定數無容多也聖朝職略

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趙同叅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同趙同泣下車漢書

宦官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順帝詔九卿舉武猛

賀獨無所薦順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史編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預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鑛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見張太監交阯人云永樂年間差內官

列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今則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伯遇於路反迴避之又且稱號隆重 菽園雜記

我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常置鐵牌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中尚存英宗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按祖宗時每有重大關節必置牌示儆今午門外所竪紅牌上亦大書八字官員人等說謊者斬戒內臣牌即此類也然內臣預政之戒視官員說謊所繫尤重故不以木刻而以鐵鑄不置外朝而置宮門可窺聖祖微意而不圖適犯權璫所忌也聖朝在

上此牌宜復置宦官專恣之禍決須救得一半皇明策要

明太監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換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

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近代名臣錄

正統張太后同聽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由三公處分數年政治清明爲本朝極盛自太后上仙楊榮已歿士奇以子稷之故堅閉不出溥一人當事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委靡不能自振於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遂殺諫臣劉球去大臣之不附已者舉朝皆以翁父稱之廷臣無大小皆行跪禮雖都御史王文之剛亦屈焉天順日錄記王振既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謫始懼兵部尚書

尚書徐僖工部侍郎王佑儉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效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於衆曰吾輩以其物相送振大喜以爲敬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爲慢已以得禍衆聞之益懼皆具禮進見率以爲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之在外方面俱見之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爲尋常至千金者始得一醉飽而出由是以廉者爲拙以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長太息而已 [illegible]

劉瑾陝西西安人正德初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俱以青宮舊閹用事與上同卧起得與謀議中外目爲八黨瑾尤巧黠頗涉獵文義諳世故而性剛狠每爲上言弘治間事權皆歸內閣司禮監朝廷徒擁虛名又言天下鎮守內臣皆司禮監舉用多受賄加悉更置令代者各入萬金爲貢不猶愈於賄司禮監乎上信之悉更置如瑾言諸中貴遂皆以貲得出鎮肆意誅求無所忌憚又奏置皇莊七所於畿內漸至三百餘處又導上以鷹犬遊獵時市易擊毬角觝爲樂往往輟朝不視事輔臣劉健謝遷李東陽自劾乞罷尚

書韓文憂甚語及輙泣下十月以郎中李夢陽言率臺省諸大臣上疏請誅瑾等而屬疏草夢陽辭甚懇上諭輔臣令曲宥之劉健等持不下再疏請如臺省議上乃名文等面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意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寘之法俟再處耳衆閧然退於是瑾等即環上跪泣訴曰非上自主奴輩磔飼犬矣時司禮監太監王岳頗剛正深惡瑾等所爲初與太監范亨徐智力贊上從文等言於是瑾訴曰外廷所以敢誼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且言岳等交通外臣狀上遂下岳等獄立命瑾入掌司禮監事兼提督京營明日制下允

劉健謝遷致仕獨留李東陽輔政蓋前閣議時健持甚力至推案哭遷亦助之東陽默不言遂得留未幾竄王岳范亨徐智赴留都仍遣人中道縊死之欽天監官楊源以天文諫瑾矯詔杖之留都臺諫俱繫錦衣獄瑾憾韓文矯詔罷文官時諸司章奏盡屬瑾處斷臺省諸文武白事日候其門自臺諫正郎下皆長跪李東陽極其褒美有剛明正直為國除弊之語下郎中李夢陽獄以代韓文屬疏草也尚寶卿崔璿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以公事將眷屬出京馳驛役民夫舁肩輿瑾俱奏捕下獄枷于市謫邊戍留都臺諫官二十餘人皆罷之尚書林

瀚主事王守仁論救瑾罷瀚官罰米三百枚守仁謫龍陽丞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以經筵不合瑾庇之得遷留都侍郎忠謂廷和行須別瑾否廷和曰不可忠然之廷和乃密以錦繡辭瑾瑾遂厚廷和尋遷尚書廷和仍求入內閣許謝以二千金未幾如其言瑾令諸中貴鎮守各省者得預刑名獄訟于是民間細事無不以賄者南京都御史艾璞以勛戚家勢奪民田判歸民瑾納勛戚賂逮璞下錦衣獄拷幾死徙其家海南又連逐禮部尚書李傑張昇去瑾矯詔以謝遷劉大夏韓文林瀚張敷華爲朋黨榜示天下欽天監楊源復以天文諫語侵

瑾瑾召詈爾何官亦欲爲忠臣乎杖之謫戍甘肅卒於道其妻斬蘆荻瘞之都御史雍泰與瑾同鄉時家居瑾以尚書許進薦起用之尋遷南京尚書時卿佐遷無不賂謝瑾泰兩遷皆不謝瑾罷之瑾矯詔罷天下巡撫都御史又逮諸邊鎮巡撫都御史并督餉郎中下獄天下諸司官入覲瑾每省索二萬金皆從富民貸入之吏部尚書許進雖不與瑾抗不媚瑾事頗欲自持兵部尚書劉宇緣瑾所私保國公僕朱暉得結驩遂罷進以宇代之時焦芳以媚瑾入內閣張采以媚瑾超遷侍郎瑾聞總督都御史楊一清禦邊惡其太費逮至京以大學

士王鏊言釋之又以給事安奎御史張戌稽考糧餉不詳都御史劉孟赴任稽緩俱枷示長安門暑雨晝夜不輟自是縉紳益重足而立夏六月朝罷得匿名書於班中指言瑾亂政事上見之瑾按班次請執五品以下朝官三百人跪午門外至晡時不遣時盛暑暴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薄暮俱下錦衣獄事竟無驗尋以李東陽言得釋瑾矯詔逮前尚書韓文劉大夏下錦衣獄文罰米二千石得免大夏謫戍肅州文以前上疏論劾故大夏以前節械諸貴近侍皆不悅又焦芳劉宇共譖于瑾謂藉大夏家可得數萬金瑾遂以戶部文藉事逮文

以士爲不滿獻辭故遣大夏大夏出城都父老涕泣士女攜飲食走送至焚香密祝願其生還大學士王鏊都御史張泰皆以忤瑾罷學士張芮修撰何塘見瑾不屈爲禮謫郡倅去初諸邊鎮屯田大墾又鹽商中納芻粟多邊餉稍足後屯田廢戶部令商人入貲司農不輸粟塞下故每歲出內帑金濟之謂之年例瑾謂國初無其事一切罷之且治各巡撫諸臣罪不令鹽商輸塞下粟諸邊鎮益困瑾忌太監張永不甚下已伺間譖于上調永留都奏既可即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勿令永復入永知徑趨詣上前訴已無罪爲瑾所搆陷上召瑾至詰

之語不合永即于上前拳毆瑾谷大用等解之永得不行陝西安化王寘鐇反以誅瑾爲名命張永及楊一清往討之至則寘鐇已就擒楊一清遂與永謀共誅瑾時一清留總制三邊八月永還獻俘乃與素所厚內侍張雄張忠定計乘間奏瑾專橫不法今激變寧夏見寘鐇僞檄數其罪不自安欲謀不軌反形已具因列其大罪十七事上意未決永曰少緩奴輩皆虀粉矣陛下將安歸乎上可其奏是夜命內侍召瑾永等請上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內侍人瑾問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起謂家人曰事可疑出門外內侍數

人就執瑾付掖庭獄質明執付錦衣詔獄拷問得反狀磔於市三日被害者爭啖其肉盡藉瑾家屬幷其黨誅之大學士焦芳劉宇曹元等皆有罪除名吏部尚書張綵下獄死瑾黨皆先後斥去前以忤瑾等得罪者悉湔洗復其官凡瑾所更張事攺如初 皇明[illegible]記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櫂船爲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其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文帝悅尊幸之日異通亦謹愿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

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 史記

李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爲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爲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爲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歿其家果如季玄言 唐史

劉氏鴻書卷之七十四終